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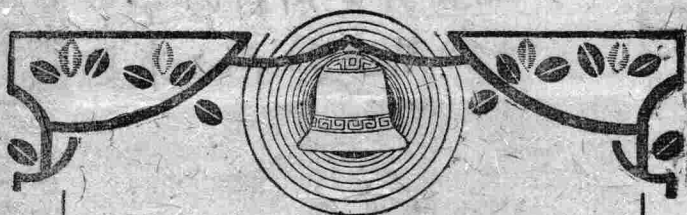
國際問題小叢書之四

遠東和平的先決條件

美國裴斐教授原著

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編譯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

國際問題小叢書之四

遠東和平的先決條件

全一冊 實售國幣四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譯者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451)

代序

獨立強盛之中國

——重慶大公報社評

美國裴斐教授獨立遠東永久和平的基本條件一文（按指本書第四章），是一篇權威研究之作，文中所言，實爲解決遠東問題的必由之路。我們讀了之後，欽佩同感，故願爲之申論，以促起世人的注意。

裴氏說：「遠東問題欲得一永久解決之辦法，唯有使日本在此次戰爭中失敗」。又說：「處理太平洋問題唯一的先決條件，就是使日本大陸帝國的企圖不能實現，而尤以日軍自華撤退爲前提」。這本是中國抗戰所堅持的前提，就是必須中國勝利，遠東問題纔能得到真正的解決。中國勝利了怎樣？裴氏說：「所謂勝利，即於中國領土上肅清日本軍隊，恢復中國法律的及實際的主權。這不僅對日本須如此，西洋各國亦應採取適當對策，撤消一切特權。也就是過去西洋各國在華所獲得的一切領土、政治、經濟上的優惠，須自動一一放棄，如交還租界，撤退中國領海領土所住的外國海陸軍，廢除領事裁判權等」。爲什麼必須如此？這是爲了把遠東的永久和平建立在積極的基礎之上。具體言之，爲謀遠

東和平，裴氏主張三點：「第一要制止日本，第二要西洋各國放棄特權，第三要謀中國獨立，且須加強其自衛的力量，足以保衛其領土與主權」。在這三點中，尤其注重後者；就是說，要遠東和平，必須有一個獨立強盛的中國。

遠東，以至世界，都需要一個獨立強盛的大中國。這話我們早曾說過，現因裴斐教授之言，證明世界學者也有這種認識了，真是可喜之至！

談到目前遠東的戰禍，以及世界的悲劇，任何人皆知，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一個重大媒介。但是，真正的歷史評斷，實不應把一切罪過皆推給日本，而西洋各國實是始作俑者，對於日本尤其有教誨升木之罪。在整整一個世紀以前，西洋帝國主義發展到東方來的時候，中國、日本及其他非白種的東方民族，同蒙侵凌之辱；這些國家，都是西洋帝國主義尋求殖民地的對象。鴉片戰爭一役，是中國受帝國主義侵凌之始，越十年，日本也被美國的「黑船」打開了。從此，遠東成為列強角逐之場，十年一大戰，五年一小戰，中國始終是失敗者，日本卻在這戰禍中兩度徵率獲勝，自身也列入帝國主義之林。日本帝國主義之興起，最初實是自衛的，而於倖幸獲勝之後，便追蹤西洋帝國主義，乘機發展，學樣侵略，而變本加厲。日本人的排外，尤其仇視白種人，那是因受西洋列強的刺激之故；及至它學了帝國主義之樣，還說是自衛，這如它所主張的「東亞門羅主義」，「東亞新秩序」，以至在中國製造各種傀儡政府，都還用這種藉口為解釋。所以日本在今天所犯

的罪惡，西洋列強實負教孫升木之咎。

現在真到了大家想想老帳而從頭覺悟的時候了。遠東爲什麼永遠不得和平？一八四二鴉片戰爭之後，有一八五八英、法聯軍之役，一八八四中、法之戰，一八九四中、日甲午之戰，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之役，一九〇四日、俄之戰，一九一五日占山東，一九三一瀋陽事變，以迄一九三七以來的中、日大戰。這一個世紀的擾攘，使遠東不得和平，世界爲之搖動，其原因祇有一個，就是中國爲帝國主義所纏擾，迄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強盛的國家。這原因是結果，而結果又成原因，轍跡相循，中國固深受其殃，而遠東也永無和平之日。怎樣纔能使遠東實現長期和平？必須撤退一切帝國主義勢力，而使中國成爲一個自強自立不受侵略的國家。斐斐教授主張：「日本撤軍，當以恢復一九三一年的情狀爲標準；西洋各國放棄優惠，應以恢復一八四三年的情況爲標準」。這就是說，中、日之爭不僅要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原狀，而中國的主權完整更要恢復到鴉片戰爭以前的狀況。這一點，是要世界列強下大決心而共同覺悟的。

斐氏主張西洋各國應撤消一切在華特權，即撤消不平等條約，這原是中國的國策，由孫中山先生以迄現在的國民政府，無不以此爲主要的外交政策。這件事，是中國全體國民的願望，誓以一切努力而求必達。不平等條約，對中國的殘害太大了。自江寧條約爲始，割下片面關稅、租界、領事裁判權等惡例，而辛丑條約，更使中國削除國防，准許外國駐

兵，簡直中國已不成其爲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。日本對華北的侵略經營，尤以辛丑條約爲禍根。現在說來，不平等條約的勢力，在中國雖已歷一世紀之久，而唯一的障礙就是日本。因爲這種特權實際祇握在幾個大國手上，蘇聯自大革命以來，已自動宣告廢棄帝俄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，德國於上次歐戰時也將這種特權消滅，現餘者唯有英、美、法、日數國。法國屈降，在國際上已失其重要性，所以祇是英、美、日本的問題。去年七月十八日英首相邱吉爾曾在下議院宣布：「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國政府致中國照會中，業經說明，英國準備於戰事結束之後，根據互惠及平等原則，與中國政府談判廢除治外法權，交還租界及修改條約」。七月二十日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宣稱：「美國願與中國在和平狀況之下，繼續談判廢除治外法權問題」。英、美的表示如此，我們相信將來必能兌現；所以最成問題的祇有一個日本。中國這次抗戰，是對日本的總清算，不但要把它的軍隊打出中國，並且一定要把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齊取消。中國對這一點必予堅持，同時更希望英、美兩國予以真摯的合作，放棄一切不平等的特權，使中國恢復主權的完整，並獲得發展機會的無礙。

最後的一個問題，就是中國之獨立強盛。這需要友邦的協助，而頂頂需要的是中國的自力圖強。這一點的認識與覺悟，已透過四億五千萬中國人的血液，而必奮鬥不懈。裴斐教授說得好：「在國際政治中間，唯有自強纔能免受外侮。所以爲了永久和平計，當一九三一年日本侵華之初，若有一二列強出而干涉，使日本停止行動，結果仍無裨於實際」。

這話我們完全同意。裴氏又說：「中國以獨自的力量抵抗日本，三年來牽制了日本的全力，使之無法獲勝，實是一個很好的現象。不論目下的環境將驅使第三國作何行動，而抵禦日本的功勞總是屬於中國的」。所以說，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，實是中國再生與成長的時期。中國在抗戰中再生了，中國在抗戰中成長了，將一洗百年積弱，而實現一個獨立強盛的大中國！一個獨立強盛的中國，是值得有遠識的國家出任何代價以助其實現的。一個獨立強盛的中國，它能阻止日本大陸帝國野心，能保障蘇聯東陲的安全，能維持並發展英、美等列強在遠東的合法權益，能保證遠東的永久和平，因而使世界人類不致受東方瘟疫的傳染，而共享文明和平的幸福！

目次

第一章	緒言	一
第二章	遠東衝突的前因後果	六
第三章	西方國家遠東權益的命運	二五
第四章	遠東永久和平的基本條件	四三
第五章	日本的正當需要	五一
第六章	中國的內部需要	六九

第一章 緒言

本書的目的，一言以蔽之，爲欲研討遠東永久和平的基礎是什麼。這個問題牽涉的不僅是目下正在進行的中、日戰爭，並且還牽涉到引起此次戰爭，引起前此若干糾紛，而範圍更大的國際衝突與磨擦在這種衝突與磨擦之中，世界每個大國，雖離東方很遠的國家，也脫不了關係。因此之故，其實我們的問題是：現正進行的戰事，如何解決纔能杜絕日後的重蹈覆轍？歐洲這一代的人類，我們親見他們經過了一次驚人的大戰，而其和平解決的方式，卻並沒有解除造成戰爭的因素，反而奠立了下次戰事的基石，於是陷不了多久，同樣性質的戰爭重又發生了。所以從廣義方面說，我們要研究，如何使下一代的遠東人民，不再重演歐洲這一代人類的慘劇？

本書撰寫之時，中、日戰爭已有三年以上。這個戰爭何時及怎樣結束，誰都不能說。將來到了某一天，人們可以說，今天遠東和平恢復了。若果這樣就算戰事結束，實則並沒有真正結束。觀夫近代歐洲的前例，現代戰爭決不能如此就算了結。現代戰爭，倘使雙方鬭爭的不僅是武力，而是整個的民族，整個的經濟與社會機構，這樣是結束不了的。這樣的結束，不過戰場上有了勝負之分，簽訂一個所謂和平條約的協定，接着又另換一個方式大家暗中鬭爭，一方面整軍經武，預備着新的武力衝突。歐洲就這樣過了二十多年，無論中國戰

場上日後有什麼結果，若不籌擬一個永久和平的辦法，上述的局面無疑也是難於避免的。在遠東戰場上，尤其不見得會有什麼決定的勝負之分。中國以地大人眾較日本為優越，日本以機械技術精良，社會組織嚴密勝過中國。兩相抵銷，誰都不能真正的征服對手。日本軍力較強，中國雖有在軍事上擊敗日本之心，事實恐難輕易辦到。中國領土之廣，占亞洲的一半，人口較日本多五倍，且舉國一致，人人有民族意識的覺醒，日本雄心雖大，亦不能永保對華的霸權。或者不論那一方面有一個軍事上的勝利，亦不過名義上的勝利而已。表面上暫告平靜。但非正式的衝突或大規模戰事的再演，將間歇地接踵而起。

遠東基本的衝突，自以中、日兩國為主角，同時也直接間接地牽涉了其他的許多國家，無疑仍舊會引起日後的戰爭的。本書就以這基本的衝突為研討的對象，目的欲分析這衝突的因素，找尋怎樣的辦法纔可以代替衝突因素而造成遠東永久的和平。

若果我們可以假定，國際關係上還有意志的自由，人類天良的力量，還可以挽回祇憑暴力不論公理的混沌局面，那末採取怎樣的對策，纔可以防止目下這種戰禍的重演？如今這個戰禍，已經迷漫了亞洲的一大部分，犧牲了千萬的生靈，而世界其餘的國家，也有捲入這個漩渦的危險。用怎樣的解決方法纔能在遠東造成一個國際政治與社會的平衡，使亞洲的國家得在和平中生活，使西洋各國不必有捲入亞洲戰禍的危險，保證世界各國都能公允地享受東亞的富源，而不必危害到亞洲人民的獨立、安全與幸福？此次戰爭或以後還會

發生的戰爭過去之後，這些問題是我們不得不來解決的。假定此次戰後，不僅遠東，甚至整個世界的情勢也允許我們現在就能來研究這些問題，那末有些什麼有關的事實與考慮呢？這是本書的題旨。

此刻作這樣的研究，在時間方面甚為適當。歐洲也在戰爭。不論誰勝誰敗，一個舊的國際系統已經結束，新的正在開始。交戰國雙方引起此次戰爭的願望，現在顯然不能達到。有很多人正在思考將來和平解決的時候，如何以新的原則來重新建立世界的秩序。可是這種期望與計畫都是以英、法同盟國獲得決定的勝利為思考的根據，尤其假定英、法同盟國的勝利必能早日實現，除了復仇的情緒以外，其他好戰的心理在沒有完全為長期戰爭所消磨之前即可實現。這種希望與計畫現在已顯得毫無用處。但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一句，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前的歐洲局面，是永遠不會恢復的了。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系統業已崩潰，或者說得更確切些，拿破崙戰後的世界系統已經瓦解了。現已空出地位，必有其他的東西來替代它。或者是幾個大國各有它的扈從，分掌霸權，形成若干廣大的集團體系，其要者為德國、蘇聯、美國及遠東未來的勝利者。但不論以後是怎樣一個情形，西洋人與遠東的關係，總得換一個樣子。換言之，一九一八年以後的遠東體系，或者說得更遠一些，一八四二年以後的遠東體系，為此次中、日戰爭所破壞了，將要重行創設起來。這個結果不僅遠東戰爭所造成，同時也為了歐戰的關係。除非換一個別的新辦

法，否則東西兩大洲的均勢與平衡是不易建立與保持的。

關於這點，我們無需用很多的議論來闡說，自有歷史的事實替我們作有力的證明。過去數年來的事實，展示得非常明白。因為近百年來遠東成了歐洲大政治的附庸。遠東政治，有時直接，有時間接，跟着歐洲均勢的變遷而決定它的動向。遠東的一切，為歐洲人所操縱，其情形的明顯，有如巴爾幹之為歐洲諸大國的角逐之場。十九世紀末葉的所謂租界爭奪，直接表示了歐洲人對於國際關係的態度。從中國搶奪租界，其本身的價值倒還有限，但歐洲各國爭欲獲得此項權利，就破壞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。一個歐洲國家須要在中國領土上租一塊地，或者在它行政上獲得特權或特殊地位，其他諸國為平衡勢力，與之對抗，於是也沒法增加它的政治力量或威望，以資牽制。貽害迄今的英、日同盟，也是起於平衡勢力，當時的目的，為了對抗俄國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中國之所以能存在至於今日，大體可以歸功於歐洲國家間的互相牽制。美國歷史上記載着庚子拳亂的當時及以後，美國阻止各國瓜分中國，實則中國的未遭瓜分，因為西洋各國間互相牽制忌妒，無法獲得一個人人同意的辦法來平分贓物。那時各國間的勢力平衡，雖未完全確定，但已形成，使任何國家集團都不能首先把中國或中國的重要部分畫歸自己。

日本之躍為一等強國，由於自己的努力者少，由於第一次歐戰結果給它的便宜為多。那次大戰，日本在經濟與政治上得到了很大的機會。若沒有這個機會，日本決不能這樣早，

就可向中國挑戰，作獨霸亞洲的妄想。歐洲一再發生的危機，如意大利威脅地中海，納粹政權的膨大，使日本能肆無忌憚的進行它完全征服中國的想望。德、日反共協定的成立，預先使日本發動一九三七年的戰事而無後顧之憂；歐洲若不是那樣的紛亂，這個協定是絕對不能給日本以安全感的。一九三七年以後若不是歐洲的戰事，有迫在眉睫隨時發生的可能，英、法、美、對於別人侵害它們的遠東權益，就不致如此的容忍不動。

現在歐戰早已正式爆發了，當然不必說，其對於遠東命運的影響，亦不下於歐洲。德國在歐洲苟獲勝利，不論有無意，俄兩國的參加，其結果美、法、荷的遠東殖民地必然瓦解。誰來承受此項財產，須看歐、亞兩洲勝利者間的關係而定，或者須看美國願否爲維持太平洋及其鄰近一帶的原狀而甘冒危險。無論如何，遠東的將來顯然須看歐、亞兩洲事態的發展而定，同樣很明顯地表示着，在遠東的重分勢力沒有完成以前，歐洲也不像能恢復安定的秩序。因爲當亞洲重分勢力的工作正在進行之中，歐洲或者若干歐洲國家必須注意亞洲，俾分配得合乎他們所認爲公允的標準。

東西兩洲的戰爭與和平，已不再有分離的可能。歐洲如果能設法避免或停止流血的鬭爭，建設一個新的國際秩序，而亞洲若仍無同樣可以保障和平的辦法，那末西洋的和平秩序對於亞洲仍舊是沒有裨益的。與歐洲戰爭先後爆發的中、日戰爭，或者是後此連續不斷帝國主義者爭鬥的開始，甚至牽涉到社會思想的衝突，而其範圍可以擴大到其餘各洲。

或者和平了結，永使遠東脫離戰禍，不再成爲帝國主義者逐鹿的對象。德國勝利或者德國爲首的法西斯集團獲得勝利，並不能改變解決遠東問題的基本原則。或許現在不能實行，或者須改變實行的辦法，但原則是仍舊的。總之，現在與以後的問題祇有一個：如何籌畫遠東永久和平的方策，所謂和平，包括遠東本身與遠東跟西方各國間的和平。

第二章 遠東衝突的前因後果

什麼是遠東衝突？遠東局勢也像其他任何國際局勢一樣，祇要檢討過去，不難明瞭現在。且欲理解遠東的將來，端賴把握住過去與現在的情況。始於一九三七年的中、日戰爭，像其他任何戰爭似的，不僅是戰前不久所發生的許許多多事件的產物。遠東的衝突，伏有久遠的淵源。也許它的遠因並不如歐戰那樣長久，而且間接的附因也比較少，但它同樣有其遠因的存在。中、日戰爭是沒有法子避免的。並非說這是註定的命運，或是自然的定律；係以其因果相成，而獲此結論。中、日戰爭必至爆發，因爲過去百年來每個具有國際重要性的遠東事件，都在醞釀這戰爭；因爲遠東有關列強的每一行動，都在促進這戰爭的爆發。中、日戰爭的原因可分爲二類：一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日積月疊的種種遠因。二是中、日兩國近年來直接的糾紛，馴至演成一九三七年七月北平近郊的小接觸。二者之間，以各種遠因較重要。因爲這些遠因造成一種空氣，使種種糾紛變質，而小接觸易於擴大爲

規模完備的大戰爭。所以，欲了解整個遠東問題，或解決遠東的衝突，非明瞭其歷史背景不可。

本文無須敘述遠東國際關係或外國蠶食中國領土的詳細歷史。這應另撰專文論述。這裏祇要指出目前遠東悲劇過程中若干主要階段就夠了。這個過程，有時也繞些彎曲分歧的途徑，但它前進的方向則並無二致。方向既定，遠東事態的發展，自然難逃今日的結果。日本現在征服中國的野心，五十年前就看得出它已在進行這計畫了。日本的企圖，有其獨特的本質與特性，前後是一貫的。因為日本國家與社會情形的特殊，一般封建的軍人階級跋扈地掌握着現代工業強有力的工具。即在工業沒有發達以前，日本的大權也是掌握在軍人的手中。

各個時期，差不多自成段落。第一個時期，打破中國的閉關自守，西方列強乘着兩次戰爭（即鴉片戰爭與英、法聯軍之役）強行侵入中國。鴉片戰爭結果，訂了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。英、法聯軍之役締結了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。中國瓜分的局面，從此開始。十九世紀末葉，變本加厲。過去二十年，中國的土地仍在被瓜割中。每個強國視它軍事實力的程度，酌量掠取中國。中國因為領土的喪失，外國在中國領土內畫定它們的租界，中國行政的重要部分受外國的管治，實際上喪失了它的獨立主權。中國不是任何單一強國的附庸，而是奴役於所謂「集體主子」下的「公役」。現在這「集體主子」的數目已減

少，唯尚未分離。西方諸國，沒有一國能有那麼強大的實力，可使它成爲獨霸中國的主翁，於是互相牽制，中國得免於被任何外國所獨吞。這是中國之幸，也是中國的不幸。英國勢力最大。且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，英國在遠東也像在其他各地似的，常因英國勢力浩大，足以獨霸稱雄而引起別國的憤恨、妬忌與敵視，而發生許多糾紛。但英國勢力尚沒有獨霸遠東，不能泰然到處挑釁。因此，中國就得聽命於國際外交的結果，這種結果往往是列強間藉武力仲裁而作最後決定的。

同時，遠東充滿着外交的陰謀、手段、詭計、威脅與對抗威脅，行動與對抗行動等，這些素來是戰爭的先聲。每個大國都抱着「唯我獨尊」的野心，想排擠掉在中國的其他國家。中國愈見積弱不振，愈成爲世界政治賭博中束手待斃的對象。遠東成爲歐洲均勢的法碼。遠東情勢的變化，就變動了歐洲的均勢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中，歐洲政治狀態，無時無刻不反映於遠東。中國有時亟想自衛自救。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起義是拯救中國最明顯的事實；惟它逐漸陷於致命的沒落。有些國家偶爾也曾努力延緩或打消瓜分中國。一八九九年美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，卽是一例。另一例子是：日、俄戰爭阻止俄羅斯推進至東三省與華北。是役的結果，祇是以暴易暴，渴想征服統治東三省與華北的俄國，換爲日本而已。可是，這些努力，其動機都非純潔的，或因度量狹小，看別人得到好處而自己眼紅，或因自己既得不到，亦不願別人問津。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之際，中國的滅

亡，似已成必然之局。問題祇在於何時完成中國的滅亡，和那一國家將增加它在中國的政治勢力與開發中國經濟的利益？

世界大戰發生了。遠東的戰爭暫停停止。中國待決的命運，暫得遷延。惟遠東像其他各地似的，以前的狀態就永不恢復，也不能恢復。遠東和其他各地，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一切作用的勢力，縱使沒有新的內容，卻有了新的動向。這戰爭對遠東供獻了兩個新因素：第一，它使日本有了獨吞中國之心，爭霸中國諸國的重心由西洋國家移至東方。西方諸大國前此是遠東的主要競爭者，現因它們自己有事於歐洲，遂給日本以行動的自由。一九一五年，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，想置中國為它的保護國。可是，日本此次的企圖變成流產。因為中國既決心不接受二十一條件，而西方列強亦加以反對。——日本迄今還不敢相信它可以反對西方諸國，不會惹起麻煩。但日本的企圖雖未實現，它卻絕不灰心，反而格外努力，直至一九三七年中，日戰爭時為止。自一九一四年以降，日本加緊努力，西方列強衰之相形見拙，望塵莫及。同時，中國一九一一年革命推翻了傳統的政治制度，國內四分五裂。這更削弱了中國的抵抗力。那一個大國將獨霸中國？日本是否不想獨霸中國？後一問題較前一問題嚴重。但中國必遭滅亡的論斷，似不再如一九一四年前那樣肯定。因為歐戰給遠東的第二因素是中國的蛻變。中國不再為任人宰割的弱者。因之，遠東局勢就到了第二期。也許有一天歷史家會如此記載：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雖在西方，但它對東方的影響，